

南流江文化探索

■ 邓增宇 黄 贺

南流江是玉林、北海的母亲河。发源于桂东南第一高峰——大容山莲花峰。其源头在莲花峰下莲花池北面的树林深处，并汇聚起莲峰瀑布及九瀑谷等天然瀑布群之水成河，流经玉林市辖区的北流、玉州、福绵、博白，在博白菱角出石埭，汇集浦北县小江、张黄、武利诸水合为廉江，最后从北海市辖区合浦县的党江镇注入北部湾，造就了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之一的合浦港。南流江，顾名思义，由北向南流入大海。全长 287 公里，流域面积 9704 平方公里，沿途汇集了上千条大大小小的山溪水流，是广西境内独自流入北部湾诸河中流程最长、流域面积最广、水量最丰沛的河流。南流江在古代是钦廉沿海到达中原交通大动脉中的一段，下抵北海，沿江而上到达玉林与北流两市的交界处茂林桥，上岸经桂门关（也叫“鬼门关”）进入北流河，连接西江，顺流直下可到藤县和梧州；转桂江而上，经兴安运河，过灵渠入湘江，汇洞庭湖转长江，经汉阳市朔汉江而上至汉中，经陆路翻越秦岭进入古城西安市。奔腾不息的南流江，山重水复，峰回路转，沿途风光秀丽，江水倒影，形成了一条美不胜收的山水画廊。它像一曲在大地上流动的音乐，源头是涓涓细流，潺潺水溪，犹如乐曲悠扬的前奏；中游水势平缓，水流深沉平和，恰似合奏抒情的衔接；下游波涛澎湃，发出震撼的音律，像是乐曲强劲的高潮。在古代交通不发达的年代，它成为沟通联络岭南、北部湾与中原地区经济、军事、文化的大动脉，是南海古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南海丝绸之路，起于春秋战国时代，兴于隋唐，盛于宋元，明初达到顶峰，是古代中国与海外世界经济社会联系的重要通道，发挥着军事通道和商业通道的双重作用，在人类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过程中传播着文明进步，传承着中华民族的勤劳和智慧。南流江的战略地位极为重要，既是从秦代开始的历代南征运兵运粮和军事要道，又是汉代以来的中外贸易通道和南北交通运输干线，也是佛教南传的通道。通过这条南北交通的“皇家水道”，我国南疆边陲与中原大地紧紧相连。在古代各个历史时期，大批中原南迁汉族移民，有选择地散落在南流江畔定居，在岭南这片热土上不断地发展壮大，一代又一代繁衍生息。他们既带来并传承着优秀的中华文化，同时又与当地的文化交汇融合，创造出新的文化形态。

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发展进步，近年来，南流江的运输功能逐步衰退丧失，但河水仍奔流不息，像流淌在人体内的一条大血管，继续滋养着两岸人民。

翻开历史的画卷，我们看到南流江的文化，内容是厚重的、丰富多彩的，形式是多元化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不断融入新的元素，正在以不同的形式发展和进步，质量也在不断地提高。所以，南流江的文化，是一种兼容的多元化文化，既传承了先进的中原文化，又吸收了地处广西的壮瑶文化，加上沿途的客家文化以及海洋文化（主要是指南珠文化、疍家文化、妈祖文化和港口商贾文化），各文化之间互相渗透、相互融合。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文化形成强大的主流文化，与南流江两岸的历史文化重组，形成了今天的多元文化的格局。其实质是一种融合性的开放性文化。

这种融合性的开放性文化具有显著特点：首先，表现在语言上，是多种方言相互交融。在南

流江流经的桂东南地区，一个本地人，同时可以使用几种语言，既可以说粤语，又可以讲客家话，各种方言同生共存。其次，表现在民俗节庆活动上，存在着兼容各方特色的内涵丰富的民族节庆习俗。既保留着具有本土浓厚山林民族农耕生产文化特色的节庆，如二月的春牛节、土地诞等，又流行着中原大地民间普遍认可的传统节日，如元宵节，挂蒲苇的端午节，带有祭祀、崇拜祖先意义的清明节、中元节，加上全国各族人民都过的隆重的春节和中秋节，以及农历中流行的重阳节、冬至节，等等。新中国成立后，机关单位还放假过元旦、国庆节；在实行改革开放后的今天，由于受海外文化的影响，被城市年轻人所推崇的情人节、圣诞节在商家的炒作下，也开始逐步由城市向乡镇推广。其三，在对汉字艺术的认同和使用上，沿江各民族则显示出传承中华文化的高度一致性。以上充分说明南流江文化既有个性又有共性。

关于南流江文化的渊源和发展，我们认为主要集中体现在以下十个方面：

一、壮瑶文化的传承

南流江流域的桂东南地区世居族群，主要是汉族，同时也有部分壮族、瑶族等，这些少数民族，大多居住在山村，或者是汉壮杂居。壮族在旧社会作为广西的土著民族，是从百越族群中的西瓯、骆越人发展而来的。壮瑶文化带有固有的本土和明显的南疆特色，流行多神崇拜，神秘而富于变化。清明节必以五色饭作祭祀品，每逢春节过大年，家家必须有整煮的大公鸡，节假日有山歌传唱的习俗。壮家盛大的“三月三”歌节在桂平、贵港一带很是流行，彰显出壮族山林文化的特色。

铜鼓文化。古时壮乡地区，铜鼓是乐器，是神器，也是权力的重器。是集雕塑、绘画、音乐、舞蹈于一身的综合性艺术品。从南流江流域的北流铜石岭考古发现的北流型铜鼓遗址出土的目前世界上面径最大的铜鼓确证，铜鼓作为少数民族的文化特征，是中华文明的一部分。秦汉时期，生活在粤西南和桂东南的俚人，是乌浒人的分支，是一个正直、勇敢、自信自立的具有优秀气质的民族，他们喜欢击鼓歌舞饮酒，并铸铜为大鼓。当年，在汉代俚人活动最鼎盛的时期，铜石岭上人山人海，矿区林立，采矿、冶炼达到较高的水平，人们劳动、唱歌、跳舞、铸铜击鼓，创造了经济上的繁荣和大型青铜器铸造的奇迹。在铸造铜鼓的过程中，他们倾全族之力，集思广益，吸纳中原文化的精髓，结合本民族的文化精华，改进提高，创造了成为中华文明之星的北流型铜鼓文化。北流型铜鼓形体硕大、庄重、朴实，以大鼓居多，全世界面径排名一至八名都是北流型铜鼓。其装饰工艺可谓精美绝伦，鼓面纹饰体现出自己民族的图腾崇拜，太阳纹光芒四射、云雷纹变化多端、突出鼓面的青蛙跃跃欲跳，它是土著原生态文化与汉文化结合、自然主义与浪漫主义高度结合的产物。近代以来，这个铸造了古文明的铜鼓之都，又点燃了扑不灭的瓷窑之火，铸造了今天北流的“瓷器之都”和“水泥之都”，使中华古文明之火与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薪火相传，越烧越旺。

二、中原汉文化的影响

秦汉以来，许多中原汉人，因战乱和其他原因，不断南迁。前后集中体现在六次大的迁徙之中，一是秦汉时期，二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三是唐末五代时期，四是宋末元初，五是明末清初，六是晚清时期。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 214 年）派兵平定岭南，后又征服百越，增设闽中、南

海（番禺）、桂林、象郡，合浦属象郡地，全国共四十郡。他令上百万中原军民“与越杂处”，中原汉族迁入的居民成为首批的客家先民。两汉时期，又有两次较大的中原汉人迁入粤桂：一次是公元前112年秋，汉武帝派伏波将军路博德、楼船将军杨仆，征集“楼船十万人”，通过南流江至合浦征西瓯，并留下部分军人戍边定居；另一次是东汉时期，汉光武帝拜马援为伏波将军，于东汉建武年间（公元40—42年），率兵二万平息交趾征侧、征贰叛乱，后留下部分军队在合浦戍边，帮助岭南发展生产，后被称为“马留人”，至今合浦廉州镇还遗留着“马留话”。相传马援率军乘船过南流江马门滩，因水流湍急，乱石阻塞，即停兵疏凿，附近乡民自发前来协助疏河，使汉军顺利通过险滩。后马援胜利班师回朝之时，又再次开凿险滩并置二块石碑于江岸，刻文感谢乡民。乡民为此在附近修建伏波祠，以纪念马援。上刻门联：功高东汉；威震南交。到了明清时期，汉人南迁形成了一个高潮，大批的汉人顺着南流江而下，南迁并沿途定居，构成了桂东南地区人口的主要成分，而汉文化自然成了这一地区的主流文化。南迁的汉人带来了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和生产技术，推动了当地经济开发和生产发展，同时也促进了汉、越（壮）民族之间的相互交流、了解和融合。经过长期的共处，通过一个民族文化不断融合发展的过程，原土著民族中的多数，在经济、文化、语言以及风俗习惯等各方面，与南迁中原汉人的差别逐渐缩小，又逐渐产生并形成具有地方特点的区域文化。因此，从现代族群来看，南流江流域既有古骆越、西瓯的先民，又有历代官家留下戍边的移民，也有各个朝代自行南迁的汉人，更有明清时期广府民系和客家民系的大量移民。这种历史兼容组合，使汉文化构成了南流江文化的母体，给桂东南文化增添了巨大的生命力。从遍布合浦县城廉州周边的上万座汉墓群和已发掘的陶器、青铜器、杂器等大量出土文物看，这些种类繁多、制作精美的铜牛、铜马、铜风灯，在器形和纹饰上既有中原风格，又有浓厚的地方特色，每一件文物都透露出中华文明开放元素的丰厚含量，充分证实，当时的合浦既是郡治所在地，又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始发港之一，处于那个年代对外开放的前沿，极为繁华，成为岭南地区一个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可见，中原汉文化的影响在推动南流江两岸文化发展的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重要作用。

三、客家文化的独特

南流江流域的陆川县、博白县和合浦县的公馆、白沙、曲樟等地为广西的客家重镇，这里的客家人多以姓氏宗族集中聚居，庞大的客家人流，显现出富有特色的客家文化，从历史的角度看，就是一种移民文化。客家人始终固守着自己的文化家园，具体表现在语言上就是讲客家话。不过，由于中原地区南迁的汉族人到来时间不同，各地的客家话方言既有共同性，又有各自的特性。如博白县的方言就分“地老话”和“新民话”两种，前者为较早南迁的定居者所使用，在保留中原大量古汉语成分的基础上，受粤方言白话的影响，与当地语言互相渗透、融合，最终形成粤语系中桂南系次方言——“地老话”。而“新民话”则是后来者所使用，或称为“涯话”，是保持得较纯粹的客家方言。客家人正是依靠语言这种载体，传承着宗法农民文化的习俗。同时，客家民居建筑样式上又保留有自己的特色。主要体现在堂横式合院和围龙屋（合浦称“土围楼”）等建筑样式风格上。从当代仍保留的这些客家民居可以看出其建筑布局、院落结构、装饰风格、功用设施等各个方面都表现出中国古代建筑及客家民居的风貌气质，反映出从中原南迁的客家人既传承中原文明，又保持着聚族而居确保居住安全这些特点，并融入了岭南特色且适应了桂南气候和地理

环境。在南迁的过程中，客家人所选择的落脚处，土地肥沃，山清水秀，但地处偏远，因而需要家族互相照应，共同保卫安全。在南迁之初，民居建筑仍是仿照中原风格建的四合院，以黄土拌石灰为主要建材，建成城堡式的大型民居，多户人家住在一起，院中还有水井、谷仓等，住宅外围再种上筋竹，以应对猛兽和盗匪的威胁。后随着战乱的加剧，盗匪肆虐横行，以氏族宗亲几十户几百人集中居住的更坚固安全的高大的“土围楼”应运而生。今天，从“土围楼”内的祖堂和众多牌匾、楹联以及婚丧嫁娶、岁时节庆、穿着饮食、宗教信仰中，可以看出他们敬祖重教的理念及其所遵循的道德伦理、宗法观念，展示出客家人淳朴的民风 and 带有浓郁中原生活习俗的文化内涵。这种独特性显示出客家文化顽强的生命力。

四、民间艺术的多彩

南流江以其博大的胸襟滋润了它两岸的田野、村庄、绿地和翠峰，其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也催生了异彩纷呈的风俗歌谣和各种民间艺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南流江流域的民间艺术形成了各具地方特色的民俗文化美。特别是风俗歌谣，内容极度广泛，几乎涉及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流传涵盖了沿河两岸宽广的流域，把思想情感的倾向性寓于奇妙的歌谣艺术之中。玉林地区一带，有群众喜闻乐见的采茶歌、哭嫁歌、采茶戏、杂技、唱竹马、对唱山歌以及舞龙舞狮等等。北海合浦地区除节庆舞龙舞狮外，还有木偶戏、北海民歌、合浦廉州山歌、客家山歌，以沿海官话为代表的昼家山歌和以西海歌为代表的廉州方言山歌，这些山歌往往妙语连珠、其韵传神，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创造出说唱结合的载歌载舞的老杨公耍花楼、公馆木鱼、山歌剧、采茶戏等民间艺术形式。还有从广东传入的白话戏曲粤剧古装戏和当代歌舞剧。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形象化的凝聚浓缩桂东南民俗风情、思想情感、审美意识、劳动生活和性格特征的歌谣和戏曲歌舞载体，让传统文化的力量深深地融入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才赋予了南流江神韵和魅力。如《船夫歌》：“南流江水清油油，又得洗身又得游，又得担水煮饭食，又得撑船去廉州。”《情歌》：“割了早禾就犁田，挖了莲塘就栽莲；枝头花落就结子，问妹留花到哪年。”这些风俗歌谣，以及戏曲、歌舞，既有一般的桂东南地区的地方特色，又带上了这一地区较为少见的多民族色彩，像一条永不停息的历史长河，长期在两岸人民的生活中流淌传播，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改革开放以来，在地方政府和文化部门的关心重视下，许多民间艺术在传承中革新和提高，并因注入了新时代的内容而重放异彩，甚至有的被列进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更广阔的地域传播推广，影响也更为深远。

五、宗教文化的渗透

南流江流域的宗教文化，体现出儒、道、佛三教兼容。民间宗教信仰活动主要集中在各种庙会、神诞、节庆活动之中。同一个节庆习俗，多种宗教活动同时进行，尤其是道教中的中元节，民间叫过“七月半”，有的地方直接称“鬼节”。民间传说，每逢农历“七月半”，鬼门大开，地府就将孤魂野鬼放回阳间。所以，农历七月十五这一天，家家户户杀鸡宰鸭，在家以丰盛的食物供奉祖先。对去世不满三年的老人，还要焚烧竹编的房子、家具等等，以帮助他们在地下改善生活，过上好日子。通过祭祀，超度亡灵，让逝者在阴间能平安转世，早升天界。而每年清明节扫墓，全家老少都到坟头墓地祭拜，烧纸钱，放鞭炮，以示纪念。这些民俗节庆中，人们的祭拜显得隆

重而神秘，期盼祖先对后辈子孙的护佑，希望家族兴旺发达。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印度南传佛教在南流江地区非常盛行，沿途一些重要庙宇及观音、如来等佛教诸神、菩萨佛像常被民间百姓顶礼膜拜，例如桂平的西山，成为中国的佛教圣地之一，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其佛教香火长盛不衰，现为广西的佛教协会驻地，集中保留着完善的佛教文化史料。

北流市的勾漏洞因宗教而得名，成为全国道教“三十六洞天”中的“二十二洞天”。相传东晋时期的道教理论家、化学家、医学家葛洪，曾在洞中炼丹益寿，祈求成仙，后人为纪念他，就在勾漏建了葛仙祠、碧虚亭，并在洞内龛中塑其雕像，东边的丹灶峰至今仍有葛洪炼丹遗址。“勾漏洞天”的巨幅壁题就是唐末刻上去的。容县的都峽山则是道教、佛教、儒家三教合一的圣地，宋代还因此得到宋真宗皇帝惠赐“御书”。明代，儒教还在山上开办书院，不少广东、广西的学子来此进修。现在都峽山庆寿岩区，刻有一个高108米、宽88米的巨大的“佛”字，系当代我国佛教协会主席赵朴初的绝笔，更显示出山是一座佛、佛是一座山，堪称世界奇观，成为游客向往的地方。

位于博白县顿谷镇南流江畔石弓湾畔的宴石山，紫石霞光，碧水环抱，是个得天独厚令人神往的风光胜地，不仅在于其自然景色美，更多地侧重于人文景观的美，在于其蕴含的道仙文化。公元865年，唐咸通年间节度使高骈奉旨率兵征南诏，途经此地，分别塑佛像于“洞天”和“洞地”内，创建了“宴石寺”，至今已有1100多年历史，是广西境内第一个建立起来的佛教寺庙，被称为“广西第一寺”。后相传南汉刘崇远出任廉州知府，沿江乘船经过宴石山，忽闻左岸山岩笙箫阵阵，鼓乐喧天，停船到洞内一看，却空无人影，顿然醒悟这是神灵的昭示，连忙朝洞中跪拜许诺：“愿神灵保佑我连任三任知府，日后在此建寺，塑予金身。”后他连任五任知府，功成名就，便还愿重新修建此庙，用铁铸如来佛像及十八罗汉、五百阿罗汉于庙中，并奏请南汉皇帝刘晟亲书御笔，命宴石山为“鹜峰”，宴石寺为“觉果禅院”，于大宝元年（公元957年）凿刻立碑，流传于世；又在临江岩上镌刻“望江佛”，高五丈余。旁边有一石山叫“骑马石”，有石桥通岩上，名曰“仙人桥”。宴石寺南面有两根高数丈的石笋，恰似一双红烛对寺而燃。明代名人黄时秀题诗赞宴石仙桥：“越王久罢笙箫宴，仙客时乘鸾鹤群。”南流江下游的合浦，早在晋代就在廉州建有佛教寺庙灵觉寺，宋代又建有东山寺，明清时期，很多乡镇对寺庙进行了重修或新建，以至有“一寺三庵七十二庙”之说。寺庙大多为佛、儒、道三教合一。清光绪中期，由港澳同胞募捐，在北海茶亭南面，创建了一座“普度震宫”，内有中天殿、金母殿、地母殿，供奉释迦牟尼、太上老君、瑶池金母、地母娘娘等菩萨。

三教文化的熏陶，洞天福地的滋润，孕育了南流江两岸人民崇文尚武、敢闯敢干、强不息的精神，也推动了文化的发展。

进入新世纪以来，为弘扬佛教文化，以北海市政协牵头，市佛教协会筹资，市政府划拨了土地，解决了道路交通，在北海冠头岭易地重建了大型佛教寺院“普度寺”，为佛教活动和佛教文化走向东盟提供了一个大的活动场地。

六、人才不断地涌现

南流江流域，物产丰富，人杰地灵，教育发达，崇文尚武，院士专家、学者层出不穷。这一带又是一个富有革命传统的地区，涌现出不少仁人志士，谱写出一曲曲为民族独立解放和保家卫

国奋战的英雄颂歌。

中国古代曾有两大美女生于南流江畔。一是晋代美女梁绿珠(275-300年)，生于玉林市博白县城西南4公里的双凤镇绿萝村，受南流江水滋润，肤色洁白，身材婀娜多姿，心灵手巧，能歌善舞，美丽端庄。西晋太康年间，当朝的权贵石崇至交趾，途经博白县绿萝村，为绿珠的美艳所倾倒，遂用三斛明珠强聘其为妾。富可敌国的石崇得到绿珠后在京都洛阳建金谷园，内筑“百太高楼”由绿珠独居，金屋藏娇。赵王司马伦的心腹骠骑大将军孙秀垂涎绿珠倾国姿色，使人索取，被石崇拒绝。孙秀使尽权谋，利用赵王司马伦谋害石崇，并领兵围金谷园，欲抢夺绿珠，不料绿珠竟坠楼自尽，从一而终，被世人称为“烈女”。绿珠的美和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贞烈为历代文人墨客所传颂，郭沫若《咏绿珠》：“今犹齿皓并眸明，一死换来万劫生。金谷园成民化瘠，玉楼人坠树含情。当年抗命余英烈，故道追怀著今名。鹤已飞回枯井活，村民热泪应盆倾。”二是以“羞花”之貌著称的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一的唐代贵妃杨玉环(719-757)，出生于南流江畔的容县。据唐代天宝四年许子真撰《容州普宁县杨贵妃碑记》：“杨妃，容州杨冲任也，离城一十里，小名玉娘、父维、母叶氏……妃怀娠十二月始生，初诞时，满室馨香……眸如点漆，艳出日下，目不瞬，肌白如玉，相貌绝伦……杨长史琰，摄行帅事，闻之左右，令与母偕来，一见大奇，私谓厥妻曰：‘此女资质异常，貌有贵相。’求吾女……长史秩满，携归长安，与二女同教，惟妃性聪慧、谳音律、明经史，后进入寿宫。开元二十四年，明皇诏入内，号太真，大被宠遇，天宝间册为贵妃云。”其身材丰腴，能歌善舞，文笔秀丽，风情万种。大诗人白居易盛赞杨贵妃“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形容其音容笑貌倾倒唐朝后宫，乃至唐玄宗独宠杨贵妃，无心朝政。安史之乱中，杨贵妃死于马嵬坡。不过也有一说，杨贵妃未死，辗转东渡到了日本。据说日本向口县向津县半岛油谷町久津二尊院有杨贵妃的五轮塔墓，日本著名影视明星山口百惠就自称是杨贵妃的后人。前几年，还有日本人到容县杨贵妃故里寻根问祖。

南流江畔院士专家、学者、才子才女、文化科技精英层出不穷。有出生于博白县的著名语言大师王力(1890-1986)；有出生于容县的著名中外民族史学家、壮学研究的奠基人徐松石(1899-1999)；有出生于北流市的当代中科院院士，被誉为“两弹一星”功臣的党鸿辛；有出生于玉林福绵，在美国多次参与登月太空项目研制并成为美国航天结构动力学技术权威的唐绍曾博士；有出生于玉林市的我国著名高能混合炸药专家和学术带头人的蒋承炜教授；有出生于博白县，曾多次参与我国卫星和导弹研发的酒泉发射中心总工程师刘庆贵将军。此外，玉林地区还有一大批才子才女和传奇人物，而位于南流江出海口的北海市和合浦县也培育出了一大批有杰出贡献的科学家、文学艺术家、教授、医生和工程师。由北海文促会策划、组织并与北海电视台联合拍摄的大型电视人物专题系列片《北海儿女》首批就介绍了四十二人，其中在全国享有名气的有珠乡火箭人陈寿椿、核电工程专家刘巍、导弹专家陈家礼、金属材料专家罗承萍、生物力学专家岑人经、杀虫微生物专家庞义、雕塑艺术家魏小明、创意大师高峻等，他们的事迹生动感人，是北海人民精神面貌的缩影。

南流江畔还涌现出一大批革命先驱和爱国将领，著名的有：原籍玉林博白的抗法名将刘永福(1837-1917)；曾参加过广州黄花岗起义，后任中共广西省特委书记被反动派杀害的朱锡昂(1887-1927)；出生于北流市的红军将领李明瑞(1896-1931)、俞作豫(1901-1930)；出生于玉林市

的张震球(1907-1974);出生于博白县的朱光(1906-1969);出生于合浦县曲樟乡,参加了北伐战争,后任民国政府代理行政院长的爱国名将陈铭枢将军(1889-1965)。

玉林容县是全国闻名的民国将军县,其人数仅次于浙江奉化,有上将8人、中将15人、少将60人。这些民国将军大多经历了讨袁战争、广西独立统一战争、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其中著名的有:曾任军长、战区副司令长官和广西、浙江、湖北省主席的黄绍竑(1895-1966。授中将加上将衔);曾任旅长、师长、军长、绥靖公署副主任,1931年起连任广西省主席19年的黄旭初(1892-1975。授中将加上将衔);曾任民国军政部主任的马晓军中将(1881-1959)。容县民国将军群中还有夏威、夏国璋、何柱国、叶琪、罗奇、韦云松、甘丽初、苏祖馨、潘国骢等80多位将军,可谓将星灿烂,光耀华夏,曾获“五省主席十六军、二十厅长十四师、百州县长八十团、四十名将天下名”的美誉。

七、南珠文化的异彩

珍珠,“吸海天之灵气,聚日月之精华,结珠胎于贝体,孕珠宝耀人间”,历来被视为奇珍异宝,是权力、豪华、美丽、高贵、典雅的象征。同时,小小的珍珠,是氨基酸、微量元素和天然钙的宝库,是大自然赐给人类的一味良药。珍珠分为海水珍珠和淡水珍珠两大类。以海水珍珠为名贵。全世界三大著名海水珍珠,东珠产于日本,西珠产于意大利,南珠产于我国南海。自古便有“东珠不如西珠、西珠不如南珠”的说法。而南流江入海的北部湾水域,水暖如春,浮游生物丰富,位于此地的合浦县素来被誉为南珠的故乡。南珠的正宗产地在距北海市区约50公里的铁山港营盘镇。营盘的采珠历史,可追溯到4000多年前的周朝,到秦汉时,已盛产珍珠。中国封建时代,营盘珍珠乡所产的珍珠几乎被皇室所垄断。20世纪以前,其一直都是帝王皇家的贡品。历代皇帝派出钦差大臣或太监率领军队驻守珠地,监采珍珠,通过南流江水道远送京城。至今在南珠文化史上,仍广为流传着“珠还合浦”和“割股藏珠”等历史传说。到明朝洪武初年,刚登上皇位的朱元璋便派出钦差大臣,率领兵丁、征用民夫,在营盘镇的白龙圩筑起一座珍珠城来统管南海珍珠,这是南珠文化的一大象征。新中国成立后,根据周恩来总理关于“要把南珠搞上去,要把几千年落后的自然采珠改为人工养殖”的指示,1958年11月,我国培育出第一颗人工海水珍珠。人工养殖海水珍珠的成功,使海水珍珠产量大幅度提高,价格大幅度下降,过去只有皇亲国戚、达官贵人、富商巨贾才能佩戴享用的南海珍珠,从此进入了寻常百姓之家。人工养殖海水珍珠的成功,成就了中华民族逾越千年的追求和梦想。北海的珍珠文化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大放异彩。20世纪90年代初,北海市委、市政府曾连续举办了两届珍珠节,大肆宣传推介北海的珍珠产品,展示北海的珍珠文化,吸引了大批国内外客商来北海投资开发。如今,南珠经受了世纪的洗礼,通过养殖和加工,把南珠源远流长的文化底蕴与时尚魅力融为一体,新颖的设计让南珠瑰宝的风采,在时尚的浪尖上闪耀出更加美丽高贵的光芒;同时,开发出许多有益于保健和医药功效的珍珠产品,把健康带给人类。南珠文化正在放出耀眼的异彩。

八、奇石文化的兴起

国家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全国许多地方兴起了收藏热、奇石热,祖国山川河流中发现的奇石成了许多商场、宾馆装点门面的重要质材和个人收藏的宝贝,玉石文化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悄然

兴起。近年来，在南流江流域也发现了许多宝贵玉石，特别是中下游的博白至合浦沙岗段河床及附近支流，由于处在数千万年前火山爆发的断裂带，地壳的剧烈运动和岩浆的喷发造就了南流江玉石。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一些奇石爱好者在南流江河床中发现了棕色玉石，经切割打磨加工并送国家宝石鉴定权威部门鉴定，南流江玉石的柔软度和通透光泽度都达到了国家质量标准，这为南流江奇石文化增添了新的内涵。此后，玉林、博白、北海、合浦等地纷纷举办南流江奇石展，一批珍贵的南流江玉石摆件陈列在藏馆中供人们观赏，南流江玉石的知名度不断提高，影响也进一步扩大。南流江玉石横空出世，其硬度高、水透足，温润细腻、高贵古朴而又千姿百态，可与新疆的和田玉媲美。目前南流江发现的玉石已有 38 种之多，其中包括红玉、彩玉、蛋白玉、贵蜡石、水晶石、红玉髓玻璃等等。这些玉石既可作奇石观赏，也可精雕细琢成摆件。其中尤以拥有三维立体图案的玉石，极具观赏性。一些玉雕作品参加广东、广西东盟轻工展和柳州国际奇石展，均获大奖。为推动南流江玉石打造出一个特有的文化产业，促进南流江宝石行业经济健康快速发展，2015 年 5 月 16 日，广西观赏石协会南流江玉石北海开发研究会成立。南流江奇石文化正借助南流江宝石的发现和初步开发，逐步与大众收藏结合起来，这不仅丰富了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而且创造出一定的社会经济价值。奇石文化的神韵正向着更高的层次和更广阔的领域拓展，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九、商贸文化的发展

南流江自古就是海洋商贸活动的主要通道，依靠南流江水利资源的灌溉，沿途盛产大米、黄豆、亚热带蔬菜、水果，农副产品应有尽有。从过去的农耕文明、传统手工业到新中国县、乡铸造业，从小五金制品业到工业制造业，现代商业蓬勃发展，南流江流域商贸文化也在发展变化。南流江上游的郁林是古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连接点，也是中原大陆文化与海洋文化的交接点，在江河经济时代，南流江可谓是玉林政治、经济、文化的发祥地。在清末和民国初年，粤商文化在玉林一带盛极一时，名铺名店不断涌现。南流江催生了玉林发达的农业、手工业和繁荣的商业，使玉林成为桂东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号称“岭南都会”。特别是国家实行改革开放后，玉林借助中国—东盟博览会的诞生而萌生的一年一度的“玉博会”这一平台，以“合作发展，共创未来”为宗旨广交天下朋友，使玉林的商贸更具地方特色。今天的玉林，高岭土储量居广西第一，是粮食、水果、禽畜的重要生产基地和“三黄鸡之乡”，容县是沙田柚原产地，博白是“桂圆之乡”，玉柴集团是全国最大的内燃机生产基地，北流是全国著名的“荔枝之乡”，三环陶瓷集团是全国最大的日用陶瓷生产出口企业之一，以海螺水泥为代表的水泥产业成为国家建材生产出口基地。玉林制药、日用五金生产、皮革及服装加工等既是重要产业，又是商贸交易市场，福绵管理区从“成衣王国”变为“世界裤都”，古老的“岭南都会”正在焕发出新的活力与魅力。而南流江下游的出海口合浦、北海，在清道光、同治年间成为对外开放口岸，是滇、桂黔和粤西的重要货物集散地。当时受洋务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港口和商业兴旺，对外贸易繁荣，广商云集，老街铺户栉比，显示出北海早期商贸文化的兴盛。1984 年，北海被列为全国首批 14 个对外沿海港口开放城市之后，商贸文化的发展翻开了崭新的一页。20 世纪 90 年代初，北海对外开放形成了全方位、多形式、宽领域、大规模的新格局。1993 年，内联企业达 4800 多家，全国各省市县在北海建立办事处或联络处 500 家，外资企业 300 多家入住北海，内联外资企业投资

总额超过 300 亿元。北海的商贸文化也在经济超常规发展的过程中创造了新的辉煌。此后，经过土地盘整和经济结构调整，北海经济步入持续健康发展的轨道，北海的商贸文化也与时俱进，适应新的形势，为新的海上丝绸之路走向世界再创辉煌开启了新的航程。

十、现代文明的进步

伴随着国家由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的进程，市、县城市面貌不断改观，经济建设快速发展，一座座现代化高楼拔地而起，公路铁路四通八达。许多重要的工业企业在南流江两岸城镇落户投产。尤其是新世纪以来，随着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北部湾开发上升到国家战略的实施，南流江畔一批工业园区迅速崛起。上游的玉林，经济开发区等十大工业园区的建成和投产显示出玉林经济社会发展又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借助国家批准实施《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的契机，2008 年，玉林把博白县龙潭镇列入广西北部湾经济区五大功能组团中的铁山港（龙潭）组团，标志着玉林经济文化从内陆向沿海发展，从江河经济走向海洋经济。龙潭工业园区规划到 2020 年，累计入园企业将达到 300 家，实现工业产值 800 亿元，税收 30 亿元，到 2030 年，工业产值将达到 1600 亿元，相当于再造一个玉林市。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浪潮中，在构建中国—东盟—轴两翼区域合作的新格局中，随着北部湾经济区正式纳入国家发展战略，南流江下游的北海市，迎来了新一轮加快开放建设的热潮，一批产值超亿元、利税超千万的骨干企业和县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快速发展，实现了园区经济的新突破。现全市财政收入已超过百亿元。这个昔日以渔业和商贸为主的海边小城，已发展成为一、二、三产业全面发展的新型港口城市和国际滨海旅游胜地，成为全国最适宜居住的城市之一，一个富裕、和谐、文明的新北海即将展现在世人面前。

透过玉林、北海等新兴城市面貌的不断改观，我们强烈感受到南流江畔城镇建设强劲的脉动和青春活力，感受到千年历史的涛声和文化积累底蕴的厚重，看到了中华文化在新时代的弘扬，看到了正能量的传播，看到了社会文明的不断发展和进步。随着社会财富的积累增加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南流江流域广播电视和网络现已基本实现全覆盖，各种现代通信工具、互联网、家用电器，迅速普及进入家庭，私家车也发展很快。市场商品供应充足，品种应有尽有。中小学教育普及，城乡医保逐步完善，群众生活水平正在由温饱型向小康型转变。

南流江，日夜奔腾向海洋。它古老而年轻，见证着历史的变迁和社会的进步。南流江文化也像南流江一样，从内容到形式，既保留着古代文化的种种基因，又跟随时代前进的脚步，不断增添有现代文化气息的新元素，及时传播社会进步信息和时代精神。这说明，南流江流域经济文化发展与海上新兴丝绸之路，联系更加快捷紧密，江河文化与海洋文化的脉搏同时跳动，共存共荣，南流江文化在传承中升华，古典与现代和谐共存，并向更广阔的领域和更高的层次拓展。

南流江作为滋养玉林和北海地区众生的母亲河，承载着两地厚重的历史文化，也寄托着两地人民对未来美好的追求和向往。所以说，南流江是沿途两岸居民的生命之河，是人们精神深处的心灵之河，是联系、传扬文化的喜乐之河。随着国家实施合作开发“一带一路”战略，新一轮加快北部湾经济区开发开放的机遇已经到来，南流江必将大潮涌动。人们的视野，从狭窄的江河迈向辽阔的海洋，在新的历史时期，南流江文化通过进一步研究、挖掘和升华，将会展现出古今的风韵和现代的魅力，并焕发出新的勃勃生机。这一既有中华文化共性又有地区个性的开放兼容、形式多元化的南流江文化将不断促进沿江流域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继续给人民群众带来欢乐

和幸福。

我们相信，在新世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航程中，南流江流域的广大人民群众必将围绕依法治国、实干兴邦实现中国梦的宏伟目标，努力拼搏，发挥各自的优势和聪明才智，推动物质、精神、社会、生态文明的进一步发展。南流江的文化将如同奔流的河水那样显示出永久的生命力。

（作者邓增宇系北海军分区原政委，北海中华文化促进会驻会副主席；作者黄贺系北海电视台原副台长，北海中华文化促进会驻会副主席兼秘书长）